

大秦帝國

郭曉陽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大秦帝国

孙皓晖 著 · 第一部 · 黑色裂变 下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秦帝国·第一部 黑色裂变(上、下)/孙皓晖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8

ISBN 7-5354-3069-4

I.大…

II.孙…

III.历史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45745 号

策 划:王幅明 周百义

装帧设计:方隆昌

责任编辑:许华伟 杨吉哲 韩 敏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责任校对:陈舒植 暴拯群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开元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43.875 插页:4

版次: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730 千字 印数:1-8000 套

定价:57.00 元(上下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第九章 霹雳手段

一 栌阳城阴云四起	341
二 神农大山的墨家城堡	351
三 墨家论政台一波三折	360
四 阴谋与孤独的老人	370
五 阴谋阳治 霹雳手段	375

第十章 蒹葭苍苍

一 鼎沸中游离的浮冰	386
二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	390
三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	397
四 风兮雅兮 我心何堪	405
五 洒满阳光的新都工地	411
六 大峡谷里的神秘新军	414

第十一章 天算六国

一 神秘天象逼出了楚宣王的妙策	427
二 魏惠王君臣雄心陡长	438
三 齐威王吏治的奇特手段	445

四	穰下学宫的人性大论战	451
五	围魏救赵 孙臆打了千古一仗	465
六	孟子论剑墨射艺	479
七	申不害变法夭折 马陵道庞涓被杀	486

第十二章 收复河西

一	卫鞅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遇	503
二	魏惠王的名将与老将	507
三	卫鞅出奇兵 老戈贾骀战身死	513
四	秦步决魏骑 公子卬全军覆没	518
五	战国格局大变 咸阳祝捷封商君	531

第十三章 雨雪霏霏

一	宏图忧患两叹嗟	537
二	孤帆漂蓬水成冰	541
三	黑林沟夺情明法	553
四	崂山峡谷的神秘刺客	558
五	秋风山庄两情长	564
六	病榻上的秦孝公怦然心动	574
七	神医扁鹊对秦孝公的奇特诊断	579

第十四章 冰炭同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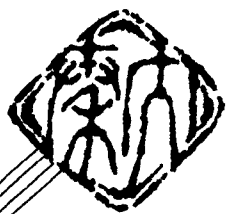
一	秦孝公的大婚盛典	590
二	灰色影子与蒙面石刻	598
三	蒙面来客与神秘预言	603
四	嬴虔甘龙的诡秘暴亡	612
五	太子嬴驷乍现锋芒	619
六	商君府来了名士说客	624
七	秦孝公梦断关河	627



第十五章 万古国殇

一	沉沉夜幕 重重宫阙	633
二	流火落叶公器心	640
三	消弭风暴的哲人遽然长逝	647
四	濒临危难 理乱除奸	650
五	渭城白露秋萧萧	656
六	本色极身唯忧国	670
七	冬雷暴雪	680





第九章 霹雳手段

一 栎阳城阴云四起

卫鞅从来没有这样生气过。

铁工坊的大火扑灭，铲除了焦土废墟，不消几日，砖石砌成的大屋代替了原先土墙木柱的破旧房子和工棚，铁工们一片欢呼，立即又紧张忙碌起来。就铁工坊而言，更新了破旧作坊，铁器产量有所增加，未尝不是好事。但是，铁工坊事件的当晚，墨家剑客刺杀卫鞅的消息便不胫而走，栎阳城人心惴惴不安，各种流言又一次弥漫开来，波及到不明真相的郡县村庄。卫鞅的气恼正在于此。

他很清楚，袭击并赶走墨家子弟者，必定是同情变法维护自己的某种势力。但他们却是帮了一个倒忙，使栎阳城乃至秦国冬眠的反变法势力苏醒了过来，国人因为获得土地而唤起的变法激情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，又忐忑不安地怀疑起来。这肯定是袭击墨家的势力始料不及的。

他们究竟是什么势力呢？

以卫鞅对天下民间力量的了解，竟是想不清来路。能在栎阳城将三十个墨家剑客在片刻之间干净利索地赶走，绝不是等闲门派。战国学派中，能和墨家在秘密行动上争高下者，唯有鬼谷子一门。其余学派虽多有深藏不露的特出剑士，但毕竟是修学为主，不可能实施这种霹雳风暴般的袭击行动。即使是名将渊藪的兵家，也因志不在此而素来不搞秘密行动。那么说，是鬼谷子一门发动了这场袭击？有可能。因为鬼谷子一门在政学上是坚定的法家，历来反对墨家用大而无当的“兼爱非攻”干预国家法制。再者，鬼谷子一门多奇能异士，高明如百里老人者当有数十人之多，虽在整体行动上与墨家无法抗衡，但在一次行动中击败



墨家还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是,鬼谷子一门一旦出山,组织非常严密,不可能不给自己一个消息。难道老师违背了让他独自承担人世风险的诺言,想伸手帮他?不,不可能。老师跟他的约定,凝聚了漫长的思考,那是老师对抗天下的秘密试验,不可能改变。再说,以鬼谷子一门的为政智慧,岂能想不到这样做的后果?岂能帮他一个倒忙?应该说,不会是鬼门所为。那么,能有何人呢?难道山东六国会保护我卫鞅么?匪夷所思!

此时景监走进书房:

“我闻,近日甘龙给太子讲书了,讲的是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篇。”

卫鞅顿感诧异。这甘龙是太师,尽管名位尊崇,但毕竟不是太子傅,等闲情况下是不能给太子讲书的。按照秦国惯例,太子傅之外的大臣要给太子讲书,首先要由太子傅上报国君,国君许可,方得讲书。如今秦孝公远在西陲巡视,何人许可甘龙对太子讲书?太子傅只有两人,嬴虔居左领衔,公孙贾居右讲书,难道是嬴虔做主请甘龙讲书的?这件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,但是却有着微妙深远的纠葛。太子乃国家储君,变法国策能否延续,太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而太子接受何种治国主张,则又是国策变化的根基所在。秦孝公不可能不明白其中奥妙。但是太子正在少年,同时为了安抚元老重臣以保证变法顺利,秦孝公才让公孙贾做了太子傅,为防万一,又让耿耿忠心的兄长嬴虔居左领衔;同时明确告诫公孙贾,三年之内,主要给太子讲授技能性知识性经典,诸如农书、乐书、兵书与儒家六艺等。秦孝公曾对卫鞅暗示,合适时候,将把教导太子的重任交给卫鞅。卫鞅心里也很明白这一点。如何不迟不早,偏偏在墨家刺客暴露而流言四起的时候,甘龙竟然给太子讲书了?而且是赫赫有名的《尚书·洪范》篇!

“景监,我要去拜会公子虔,你以为如何?”

“该当如此。公子虔乃首席太子傅,也许与他有关联。”

片刻之后,一辆粗朴的辒辂车驶出左庶长府,直奔上将军嬴虔府邸而来。变法繁忙,卫鞅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与嬴虔单独见面了。作为现任执政大臣与曾经执掌军政大权的重臣,卫鞅与嬴虔本该经常沟通的。卫鞅心中十分明白此中三昧,然则秉性所致,卫鞅对没有公事内容的种种拜会与沟通始终没有热情。“极心无二虑,尽公不顾私”是当时名士们对卫鞅的评价。这种性格在寻常士子身上即或有,也难以极端化地表现出来。但在卫鞅这样的执政大臣身上,则这种极端性格完全可能将人变成冷冰冰的公务机器。繁忙的公务淹没了一切,渗透在卫鞅的行动与生活中。这种无私忘我的禀赋,就在无穷尽的公务中放大了,极端化了。在官场交往中,卫鞅没有私交,唯有公务。与任何人谋面,公事一完立即送客。他处置公务的速度令所有的属吏吃惊,满满两案公文晚上抬进书房,第二天卯时便准时分发到各个官署,从来没有延误过哪怕半个时辰。吏员报事,没有人超过



半炷细香的时间。卫鞅有规矩，铜壶滴过二十，吏员还不能将一件事说明白，便立即让他下去理清头绪再来。三次超出，便罚俸一石，六次超出，贬职左迁，调出左庶长府。两年多来，卫鞅已经罚了十三人，贬了九人。没有专精公事而心无旁骛的秉性，这种极高的处理公务的速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

要这样一个执政大臣去经常性地拜会应酬，自然也是无暇为之了。

与卫鞅相反，嬴虔却是悠闲得很。自嬴虔将左庶长位置让给卫鞅，嬴虔的公事就大大减少。官场政坛，公事多少就是象征权力大小。一个悠闲的官员，或是位高名尊，假若必须做的公事很少，无疑就是权力已经减少了。秦国的左庶长爵位不高，但历来是兼领军政的权臣位置。嬴虔既然让出了这个位置，原本在军中的事务便也渐渐减少。上将军职位虽在，但在不打仗时却没有多少实际事务。因为日常性的军中大事也归左庶长，具体军务则有车英这样的卫尉和大小将领。所以，这个上将军也几乎成了一个挂名的统帅。至于太子傅一职，对他更是有名无实，本来就可以撒手不管。再说，让他这个火爆性子去细致调教一个少年侄子，也真是未做先烦。如此一来，正当青壮的嬴虔，竟然和老太师甘龙一样闲暇了起来。虽则如此，嬴虔并没有任何怨言。他知道为政在专，多一个人插手，往往倒是事倍功半。当初自己既然对尚贤让权有功，今日又何须无事生非？嬴虔很通达，无非总觉得空落落而已。每日里练剑读书，便成了他最主要的两件事。

听得卫鞅来到，嬴虔高兴地迎出门来：“呵，左庶长大驾光临，当真稀客！”说着便走到车前，伸手要扶卫鞅下车。

卫鞅一旦将拜会来往当作公务，心思便机警细致，对每个细节都非常注意。他在辎车上一路站着，见嬴虔出门走来，便遥遥拱手，辎车尚未停稳便跳下车来，迎住了嬴虔的双手爽朗大笑：“太子傅，别来无恙？”使劲摇摇嬴虔的胳膊，就像军旅中老友相见一样坦率。

“手劲儿好大！我可是不行了。”嬴虔大笑，拍打着卫鞅肩膀，“进去说话。”便拉着卫鞅的手一路笑谈着进得府来。嬴虔府邸在秦国尚算宽敞，五开间四进带一个小跨院，一进门厅护卫，二进一座小庭院，三进正厅，四进书房剑房。嬴虔领着卫鞅穿房过厅，边走边指点介绍，最后推开剑房走廊的一道圆门笑道：“此地如何？”

眼前竟是一座幽静的小院：几株桑树，一畦菜田，顶头竟是一座土堆的山包，山上有一座小小石亭，亭下有石桌石礅。整个院子整洁干净，使人身心为之一爽。卫鞅不禁赞叹道：“身居城堡，有此田园小筑，此生足矣！”

嬴虔大笑：“这是小跨院改的，左右无事，花了我半年工夫。”

“你我就在石亭叙谈，如何？”

嬴虔拊掌笑道：“妙！我也正有此意。家老，搬一坛好酒来。”



两人在山顶石亭坐定,秋阳无力,凉风半透,竟是分外清爽。家老搬来一坛好酒、两尊食鼎并一应食具,一切周到,便悄悄下了亭子。

“来,你我经年不见,先干此一爵!”嬴虔慨然举起大大的酒爵。

卫鞅举爵:“近在咫尺,少来拜望,先行谢罪了。”一饮而尽。

“哪里话来?你公务繁忙,我疏懒成习,各杖五十!干!”嬴虔大笑饮尽。

卫鞅咂咂嘴,拍案笑道:“这是赵酒!多年未沾了,今日竟有此口福,再干!”

嬴虔脸上迅速掠过一片红潮,慨然笑道:“惭愧惭愧。这是赵国一个故交马商送了一车。我历来不饮赵酒,送了公孙贾几坛,留下几坛,偶尔饮了一回,嗨!娘的,就是不一般!早知你如此品评功夫,你我分了岂不大好?竟便宜竖子也!”又是一阵大笑。

“酒茶无家,原是放不住的。”卫鞅笑道,“公孙贾也好酒么?”

嬴虔摇摇头:“哪里?他拿我的酒却给老甘龙上贡呢。”

“岂有此理?老太师滴酒不沾的呀。”

“你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老甘龙在外不饮酒,然在家却用酒浸草药饮之。”

“浸药之酒,宜醇厚凛冽,赵酒正是对路。”

“正是如此。”嬴虔笑道,“那公孙贾便来我这儿讨去几坛,送了老甘龙。”

“也是。公孙贾与老太师毕竟有师生之名,敬师原是该当的。”

嬴虔微微冷笑:“敬师?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,公孙贾也。他为了劳动老甘龙替他讲书。”

“讲书?请老太师教诲他儿子么?”

“哪里。给太子讲书。公孙贾在我这里絮叨,言说他自己修习甚浅,几篇古文揣摩不透,想请老甘龙给太子讲课。你说此等小事也来聒噪,烦不?过了几日,又来絮叨,说老甘龙已经答应,问我该讲何典籍?我哪儿懂啊?就说你自己看吧。不想他竟厚着面皮向我讨酒,说我不饮赵酒,不妨让他孝敬老师。你说,他如何就知道我不饮赵酒?那个笑啊,让我发腻。我就给了他几坛酒,立马送客!”嬉笑怒骂间,嬴虔竟是充满对公孙贾的轻蔑与厌恶。

卫鞅听得分明,心中不禁一个激灵——好个阴鸷的公孙贾!事事都向首席太子傅“禀报”了,又事事都按照自己的谋划办了。嬴虔却是什么也不知道,却又无法说自己不知道,但凡有事,又必须担待。仔细一想,此事还只有嬴虔这个角色可以扳过来。卫鞅便又大饮了一爵,慨然笑问:“公子,可知老太师给太子所讲何书?”

嬴虔摇摇头:“管他甚书?还不都一样?酒!”

“老太师讲的是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篇。”

“有何不妥么?”



“公子，《尚书》之《洪范》篇，乃殷商箕子对商王讲述的治国主张，王道阴阳学说之经典，师古敬天，贬斥人为。王道之说，无出其右。”

嬴虔一怔，思忖间脸色便阴沉起来，“啪”的一掌拍在石桌上：“直娘贼！”仿佛又在军中，粗鲁地骂了一声霍然站起，“左庶长自回。我去太子府。”

甘龙正在侃侃讲书，抑扬顿挫，有声有色。

秦国的太子府，实际上是国府宫的一个偏院。院中最大的是书房，六间房子中分为二，东面是讲书厅，西面是读书写字房。公孙贾给太子的作息时间划分得简单明了：五更至卯时练剑，早晨练字并刻简，午饭后讲书，晚间一个时辰温习。

太子嬴驷是秦孝公与比他大六岁的一个宫女所生。那个宫女叫采桑，生下嬴驷后一个月便突然失踪了。她在嬴驷身旁留下了一方白布，血写着八个大字——身患内疾，远遁山林。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。初知人事的嬴渠梁那时很是气愤，认为采桑是个无情无义的女子。及至加冠成年，嬴渠梁才理解了那个美丽宫女的苦心——老秦风习朴野，私生子倒是照常承继大业，然对其母却往往有诸多非议。采桑若留在宫中，蛊惑储君的恶名在宫廷纠葛中随时可能成为儿子的致命陷坑。断然离开，一了百了，岂非聪敏绝顶的奇女子？从那以后，嬴渠梁翻然悔悟，发愤立身，竟是一直再没有娶妻立后。

嬴驷由太后抚养长大，天赋过人，性格成熟很早，十二三岁就像一个成年人般深沉多思。寻常时间听公孙贾讲书，他极少像一般孩童那样问来问去，偶然问一句，却往往令公孙贾难以作答。有次，公孙贾讲许行的《农经》。嬴驷突然问：“先生言，许行楚人，南蛮嚼舌，如何便通中原农事？”公孙贾面红耳赤，沉默片刻方才答道：“此乃孟子之言也，吾何以知之？”

今日讲书的是甘龙，嬴驷倒是非常恭敬，听讲一个时辰竟是神色肃然。小太子很景仰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，从小就知道他是秦国的三世老臣、学富五车的东方名士。《尚书》又是他第一次听治国大道，确实是津津有味。

“统而言之，《洪范》篇乃万世楷模。五行、五事、八政、五纪、三德、五福、六极，乃天地万物运行之恒辙，治国理民之大纲，交友为人之准绳也。三代之治，所以垂世，皆赖箕子《洪范》之力也。春秋以降，王道式微，霸道崛起，此所以天下大失康宁，水深火热之故也。惜我秦国，本东周开国诸侯，自穆公百里奚力行王道，大出天下以来，竟是世风日下，淳厚尽失，王道湮灭，国势沦落；河西之地尽失，陇西之族屡叛，庶民惶惶，朝野怏怏，国将不国，殊为痛心。呜呼！穆公安在？百里奚安在哉？！”老太师甘龙讲到最后，竟是白头颤抖，伏案痛哭失声。

嬴驷毕竟童稚纯真，惊讶非常，连忙上前抚慰：“老太师莫要伤恸，国家大政，从长计议嘛。公父回来，嬴驷定然禀明老太师一片忠心，力谏老太师主政治国便



是了。”

“咳!”公孙贾重重地叹息一声,泪光晶莹,哽咽有声,“太子啊,今非昔比,断断不可莽撞。老太师一片苦心,太子心知足矣,何敢奢望亡羊补牢也。”

“老师之言差矣!”嬴驷慷慨正色,“亡羊补牢,犹未晚也,何谈奢望?尔等老臣,难道以为公父乃昏庸之辈,不纳忠言么?”

公孙贾大为惶恐,伏地叩头不止:“太子休出孟浪之言,臣等委实吃罪不起。老太师风烛残年,臣亦久欲逃遁山林,岂敢过问朝局?”

谁知嬴驷更加气恼,小脸儿通红,尖声叫道:“岂有此理?秦国难道成了危邦不可居么?谁将国家搅成了如此模样?骨鲠之臣都要走!谁?说呀!怕甚来……”却突然打住,眼睛直勾勾地望着门口。

嬴虔一脸寒霜走了进来,冷冷道:“驷儿,身为太子,对大臣不敬,成何体统?”

嬴驷和所有的公室子弟一样,素来害怕这位威猛庄重的伯父,况且他又是太子左傅,管教自己名正言顺。脸上一红,声势顿时萎缩,期期艾艾道:“驷儿,见,见过伯父。没,没说甚……”

“国事有官称。不是伯父,我是左太子傅,来检视你的学业。”嬴虔冷冰冰打断嬴驷,将“左太子傅”几个字咬得又重又响。

甘龙正在泪眼朦胧,一时竟有些茫然。虽然他是资深老臣,但对霹雳猛将嬴虔却素来敬而远之,实则是敬畏三分,况且今日又在太子府,嬴虔分明便是正主儿;自己身为太师,对太子讲书本也无可厚非,但讲出局外,总有些不妥。虽则甘龙内心忐忑不安,但毕竟是久经沧海,漫不经心地哽咽着:“左傅见谅,都因老夫感念穆公,有所失态。太子劝慰,原是体恤老臣,莫要责怪太子才是。”

嬴驷感激地望了甘龙一眼,觉得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师很有气度。

公孙贾原本难堪困窘之极,但在嬴驷甘龙的一遮一挡之后已经冷静下来,他抹着眼泪拱手道:“公孙贾参见左傅。太子有过,公孙贾有责,愿受惩治。”

嬴虔却大咧咧一笑:“你个公孙贾,我是闷得发慌来转转。老太师讲书,如何不告我一声,让我这粗憨也长点儿学问?”

“左傅笑谈了,不是禀报你了么?左傅还让我赠送老太师赵酒呢。”

嬴虔一怔,却哈哈大笑:“糊涂糊涂。那好也,从今日开始,每次我也来听,左右闲着无事,何如长点儿见识?老太师,继续讲吧。”

甘龙拱手道:“已经两个时辰了。老臣年迈,不堪支撑也。”

嬴虔又是一阵大笑:“老太师能讲书两个时辰,老当益壮,可喜可贺呢。我呀,最怕说话,半炷香也撑不得,非哑了喉咙不可。”

公孙贾笑道:“老太师委实劳顿,下次讲书,我当专程请左傅监讲。”

嬴虔脸色一沉:“监讲?你疑心老太师,会用邪说蛊惑太子?大胆!”



公孙贾想不到丢给赢虔的烫手山药,竟如此快捷利落地回到了自己手上,忙不迭挤出一脸笑容,连连拱手:“岂敢岂敢?有罪有罪。老太师见谅!左傅见谅!”

甘龙皱着眉头冷笑道:“公孙贾,学着点儿。左傅,老夫告辞了。”佝偻着腰身,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咳嗽着出了门。赢驷狠狠瞪了公孙贾一眼,连忙赶上去扶着甘龙出门上车。

“右傅大人,何时讲书,不要忘了我,记住了?”赢虔笑得森然。

“公孙贾但凭左傅大人定夺!”公孙贾满脸堆笑,双腿却簌簌发抖。

刚刚掌灯,吏员便抬进满满当当两案公文。卫鞅在书案前坐定,便准备开始批点。正欲提笔,景监匆匆走进,将太子府的事详细说了一遍,卫鞅禁不住大笑,却是什么话也没说。景监知道卫鞅规矩,说完便立即忙着打理公事去了。刚刚批得几卷,卫鞅突然觉得面前有个身影!不自觉间,手中铁笔短剑般飞出!随即抬头,却见侯嬴握着铁笔微笑着站在面前。

“呀,是侯兄。”卫鞅噓了一口气,“吓我一跳呢。来,请坐。”

侯嬴笑道:“我看你这铁笔不错,鹅翎中竟有箭头,可谓绵里藏针啊。”

“侯兄有眼光,此乃铁笔鹅翎剑,老师赠我的,不想第一次就用错了。”

侯嬴坐到对面:“鞅兄,我听说城里有过刺客,特来看看。荆南失踪,你可要加倍小心。”卫鞅点头,随即深锁眉头:“侯兄,你说天下哪个学派,能与墨家剑士抗衡?”

侯嬴一怔,摇头笑道:“如何?你想求援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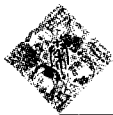
“哪里话来,一夜之间,墨家剑士竟然被一个来历不明的门派赶走了。”

“有此等事体?这批剑士真的厉害!”侯嬴惊讶。

“他们显然是想帮我,岂不知帮了一个大大的倒忙。”

侯嬴脸色微变:“如何?帮了倒忙?愿闻其详。”

“咳,”卫鞅叹息一声,“也难怪。他们如何能明了这政道奥妙?为政治民,许多事情是不能大白于天下的,这便是所谓国家机密了。权臣执政,永远都会有政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。政敌之仇杀,可防可治,不可告民。原因何在?这民情如海,有风必有浪,浪急则国家倾覆。政敌之行若大白于天下,反治刁民便会与之通连呼应,使民心不稳,国策难行。墨家乃近百年来震慑天下的正正之旗,在民在官,皆可振聋发聩。墨家对我变法之偏见,本属误解,必能消除。今墨家剑士在栎阳被袭击驱逐,加之一场大火,使朝野皆知墨家认定秦国变法乃暴政虐民,流言便会不胫而走,如此长了谁的志气?灭了何人威风?变法正在爬坡之时,庶民方醒未醒。经此一举,民心惶惑,无从辨识。墨家之误解便会更深一层,岂非



要大费周折？侯兄思之，这是否帮了一个倒忙？”卫鞅说得缓慢沉重，忧心忡忡。

侯嬴听着听着，额头竟然渗出晶晶汗珠，大是惶惑不安，突兀自语：“如何没想到这一层？”又警觉醒悟，笑道，“鞅兄勿忧。敢与墨家对阵者，必非寻常之辈。我之愚见，解铃还须系铃者，也许他们自己会补的。”

卫鞅感慨一叹：“虽则帮了倒忙，然则卫鞅有此无名知音，也足可自慰了。知我变法者，唯此人也！又何求补过？”

侯嬴也是一叹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感动：“鞅兄，侯嬴告辞。”

送走侯嬴，卫鞅竟是无心披阅公文，便在庭院中踱步，仰望天中明月，却是心潮起伏。不知白雪可曾平安回到了魏国？墨家会不会找她的麻烦？君上在西部巡视，如何还没有消息？车英找到君上了没有？墨家仓促退去，下一步可能如何？和墨家的这场敌对误会如何化解澄清？有没有必要亲自去一趟墨家总院……乱纷纷想来，竟是一时没有头绪。但无论如何行动，都要等君上回来再说，栎阳不能没有镇国之主，君上与卫鞅，必须有一人守在栎阳。还是君上镇国合适，毕竟是卫鞅对山中生活与学派门户熟悉许多，绝不能让君上去冒险。对，正是如此。变法已开，没有我卫鞅，君上可以继续推行变法。没有了君上，我卫鞅在秦国岂能站稳脚跟？想着想着，卫鞅清晰起来，觉得应该乘窝冬季节化解墨家误会，给来年春天推进变法扫清道路。山地纵然费时，三个月时间，长途跋涉一次也算够了……

突然，马蹄声急如骤雨，在静夜长街竟如惊雷滚过！仔细一听，正向左庶长府而来。卫鞅心头一震，大步匆匆向府门走来。

马队正在左庶长府门前收住，车英滚鞍下马：“卫尉车英，参见左庶长！”

卫鞅心头一沉：“车英，君上何在？”

“禀报左庶长，君上执意孤身赴险，到神农大山找老墨子论理去了……左庶长！”

卫鞅心头轰的一声大跳，面色骤然苍白，摇摇晃晃地站不稳，车英一个箭步冲上，扶住卫鞅。此时景监已经赶到，立即和车英扶着卫鞅回到寝室。当太医被急如星火般唤来时，卫鞅已经从卧榻翻身坐起，挥手吩咐所有人退下，唯留景监车英在房中。卫鞅走下卧榻，双腿犹自发软，强自扶着剑架道：“车英，详情如何？仔细说来。”

卫鞅的震惊昏厥，使景监、车英乃至左庶长府的所有吏员都深深震撼。这个在他们看来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卓越人物，闻君急难竟是如此急火攻心，可见其对君上、对秦国的耿耿忠心！战国之世，风雷激荡，唯有肝胆相照才能杀出一条生存之路。唯其如此，人们对大忠的渴望和崇尚达到了极致。一个人才能平平，但只要有耿耿忠诚的德行，就会受到人们的赞许、景仰和追随。才华



横溢而不忠不义,则为天下所不齿。忠于家国,忠于君父,忠于功业,忠于友谊,忠于爱情,忠于知音,忠于学派,忠于信念……无尽的忠诚在残酷激烈的大争之世磨砺出炫目的光华,数不清的忠臣烈士,留下了天地为之变色的故事。无论何时,无论何地,人们对忠诚的景仰都不会稍减,都会为之感动不已。卫鞅醒来的时候,屋中所有的眼睛都含着泪水。他们的泪水凝结了对卫鞅的崇敬,也凝结了对老秦国的忠诚。况且,卫鞅是山东士子,是外国人,他对秦国的忠诚更容易激起这些老秦人的情感波澜。

卫鞅却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,只是紧紧盯着车英。

车英脸上汗水和着泪水,擦拭一把,便从头讲述了追赶国君、国君遇险、国君决意进山和自己被严令返回栎阳的详细经过。重述秦孝公“秦国不能没有卫鞅,卫鞅是秦国新生的希望”这段原话时,卫鞅的泪水夺眶而出,一头栽倒在榻上!

半个时辰后,卫鞅醒了过来。他终于平静了,喝下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,精力也恢复了过来。思忖有顷,他对景监简略地交代了必须在晚上完成的公务,便匆匆出门了。

时近四更,栎阳街市已经沉寂。卫鞅来到渭风客栈门口,只见漆黑一片,往日挂灯笼处挂上了一个隐约可见的大木牌。卫鞅绕到偏门,也是大门上锁。稍一打量,街中确实无人,卫鞅便登上门前石礅,轻轻一纵,便跃上墙头。看看院中无人,听听又是静悄悄一片,卫鞅手搭墙头,无声地落到院中。

卫鞅相信侯嬴会在客栈留下一个可靠的联络信使,如今一看,竟是完全地按照他的要求撤出了栎阳。此刻,卫鞅真希望侯嬴能有所保留,否则,他的这条应急之策就要落空!面临危难的国君就没有奇士后援。卫鞅此来,是想请侯嬴出山援助秦公的。他了解侯嬴,知道他是一个罕见的风尘隐侠。但他从来没有说破这一点,一则是没有必要,二则是作为法家名士,卫鞅对“乱法游侠”历来不赞成也不相交。假如不是白雪,侯嬴也不是商家,卫鞅即或相识也不会有交谊。时也势也。在这种精兵猛将无以着力的特殊时刻和特殊对手面前,需要的又恰恰是这种独往独来具有超凡个人行动本领的游侠人物!侠士们常说:“法以治国,侠以补世。”卫鞅对此从来视为笑谈,不想今日竟真要自己请游侠“补世”了,不禁感慨中来,第一次感到天下之大,竟然真有法制威力所不能到达的死角。甚至于自己现下的行动,和游侠又有何不同呢?心念及此,不禁哑然失笑。

猛然,卫鞅听到了在侯嬴住的那排大屋中有轻微的鼾声……有人!

卫鞅轻步来到门前,想了想,“啪啪啪”敲门。

“谁?”一个粗重的声音带有明显的警觉,卫鞅听见他已经到了门后。

“你家主人在么?我是老国来的朋友。”

“安邑来的么?等等。”门吱呀一声开了,一个大汉搓着睡眼朦胧的脸,使劲



摇摇头,才看清眼前来人,“哎呀,你从安邑刚来?晚了,事情早完了。”

“侯大哥呢?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光管看家。”

“看家几个人?”

“就我和河丫,两个。”

“河丫?可是陈河丫?”

“啊,对!不对!你如何识得河丫?”粗憨的问话显然有些醋意。

“河丫住哪里?我要找她说话。”

“好,跟我来吧。河丫,有人找!”

“哎,来了……”白雪住过的小院里传来一声长长的应答,就听见一溜碎脚步声,接着拉开门,“谁找我?噢,大哥!”河丫一下子抱住了卫鞅。

“啊,是大哥呀。稀客稀客,快进去,院里凉呢。我去煮茶!”大汉一下子热了起来,一溜儿小跑去了。

卫鞅拍着河丫肩膀笑道:“河丫,白姐姐呢?”

“还说呢,她们都走了,不带我。本来我就要回老家去了,可听黑柱子说,有人要杀那个甚?噢,姓卫的左庶长,变法可能不稳当,我就没走。来,大哥,进去坐。你从哪儿来呀?我给你弄饭吃……”河丫高兴得语无伦次。

卫鞅笑笑:“河丫,我不饿。我先要问你两句话。”

“问吧问吧,问甚我都高兴呢……”

“侯大哥去了哪里?”

“不晓得。他今晚回来,急忙拿了几件东西,又走了。”

“店里有事,如何找他?”

“哎呀,他就不让我和黑柱子找他,说栎阳不会有事,吃喝给我俩留得足足的,有事他也会知道,不要我们操心。我们就管狗、猪、马和收拾房子。”

“白姐姐呢?在魏国还好么?”

“啊?魏国?白姐姐没去魏国啊!”

“如何?”卫鞅一惊,“你听谁说的?”

“黑柱子呀!他送白姐姐上路的。”

卫鞅沉默了。白雪没有回魏国,侯嬴没有回客栈,她们去了哪里呢?墨家已经离开栎阳,侯嬴本不该再走,今晚从他那里离开匆匆回店匆匆离开,肯定有什么紧急事情,短时间也不可能回来,一时间也无法找到。想想便拍拍河丫肩膀道:“河丫,天气暖和了就回去。听大哥话,秦国变法稳当得很,你家的土地也稳当得很。回去采桑种田过日子,过两年找个婆家,生个胖小子不好么?”

河丫抹着眼泪:“大哥是世上顶好的人,河丫听大哥的。大哥,我把黑柱子带



回去,行么?”

“行啊。侯大哥一准答应,秦国人丁少,官府也一准入籍呢。”

河丫高兴得拍手:“黑柱子,快来呀,大哥说你能跟我走了!”

大汉正在碎步跑来,手中捧着一个铜盘,憨声笑道:“哎!侯掌事回来就走。大哥,黑柱子谢你了。河丫整天念叨你呢。”

卫鞅笑道:“河丫,我不喝,也不吃。我有急事,要走了。黑柱子,你俩好好过,勤耕勤织,多缴五谷,挣个爵位,我去看你们!”

“哎,听大哥的,一定不给大哥丢脸!”黑柱子使劲点头。

“好。我走了。”

“哎,大哥!跑了一路,不吃不喝便走啊?”河丫急得要哭了。

卫鞅回头招招手:“下次在你们家吃好的。”便匆匆而去。

回到府中,已经五更。卫鞅辗转难眠,站在廊下任寒风吹拂。白雪没有回魏国,侯嬴没有在客栈,他们去了哪里呢?莫非趁机游历天下去了?不会。若游历山水,侯嬴何须行色匆匆?昨晚见我时为何不说?若有荆南在,还可以派出去顶替侯嬴,而今荆南失踪,这样的人物何处可找?想来想去,竟是束手无策,生平第一次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难题。

二 神农大山的墨家城堡

虽是冬天,神农大山依然是莽莽苍苍无边无际的绿色。

悬崖绝壁上有一条蜿蜒的栈道,栈道上两个身影在缓缓行进。这便是刚刚踏进这片神秘大山的秦孝公嬴渠梁和墨家弟子玄奇。孝公走得小心翼翼,玄奇在后边不断叮嘱。边走边看,孝公对山中奇绝的风光大为感慨。亘古以来,这广袤的森林使人迹罕至,大山中古木参天,不知来源的溪流飞瀑时时如空谷雷鸣,撒下漫天雨丝。放眼看去,奇峰嵯峨,一线蓝天在绝壁夹峙的大峡谷中时隐时现,深深的谷底竟镶嵌着明镜一般的湖泊!山风掠过,林海涛声便弥漫了整个天地之间,一切声音都消融在这山神的吼啸之中。风息山空,鸟叫兽鸣便似近在咫尺,却是看不见一只飞禽一个走兽。一种博大无边的虚空,一种无可形容的清幽,一种亘古洁身的纯净,一种吞噬一切的恐怖,都使这片大山充满了迷迷蒙蒙而又惊心动魄的肃穆。

“如此大山,便是对墨家的最好注释,天人合一。”秦孝公终于找到了感受。

玄奇却在四面张望,低声道:“再向前,你就不能说话了,我来应对。”

秦孝公点点头,退到玄奇身后:“偏是墨家有这些讲究,身居天堑,竟也如此用心。”